电影《红楼梦》的得与失

唐光中

六部系列故事片《红楼梦》是影坛巨制，其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忠于原著，即使在细节方面编导者也谨慎地对待这颗艺术明珠，没有因为娱乐的缘故或票房价值对小说随意修改或阉割。如“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对联，贾雨村听门子关于“护官符”的叙述，秦可卿“盛宴必散”的托梦，王熙凤对宝玉说：“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等等。保持原著的基本精神和基本风貌，是改编艺术作品的基本原则，电影《红楼梦》恪守了这一原则。

改编是对艺术作品以另一种艺术体裁和形式的展现，是艺术作品的再造，因此，从绝对意义上讲，改编也是创作，而且是一种一开始就缺少某种自由而又必须走向自由的具有特殊艰难的创作。形式要服从于内容，又不可太拘泥，这就需要改编者的胆略，改编者对多种艺术形式娴熟的驾驭，对原著的点化和魔变能力。如果照猫画虎，不敢越雷池一步，将内容照搬于新的形式，不仅使内容与形式难以契合而影响艺术效果，还会使原著的精神和风貌遭到事与愿违的损害。电影《红楼梦》恰恰没有逃脱这一悲剧，总的感觉好象是对小说梗概走马观花的翻阅，并且难以享受到电影语言、电影形象、电影音乐对小说的新颖、别样的艺术创造，总觉得十分勉强和若有所失。

由此还派生出诸多的遗憾。最明显的是卷幅冗长却力不从心，内容和形式的矛盾使编导者捉襟见肘。以影片第一部为例，包括了小说一至十八回的内容，而小说中的《金陵十二钗》绝句、《好了歌》这些至为重要的精髓、宝钗介绍“冷香丸”、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这些华章丽篇，都被忽视或割舍了。象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王熙凤协理宁国府这些重要章节，也都表现得粗糙和仓促。从而使小说“敷衍故事”的洋洋铺陈和工笔细描的特色大为减失。

演员的大龄化是影片的又一重要缺憾，以至于小说的诸多重要人物难以变成维妙维肖、传神动人的银幕形象。舒芜评价小说《红楼梦》道：《红楼梦》写了一大群美人，这个小小的女儿国，充满了青春的笑和泪，爱和怨，酒和诗，其显著的特点是不但容貌美，内心也美，美得有个性，毫不雷同，体现了非凡的审美理想。影片中的大多数女子则个性模糊，或表演不充分，缺乏审美理想，仅宝黛与小说差可相似，而宝玉的娇贵俊俏、黛玉的姣花弱柳，终不能如电视剧《红楼梦》中的演员表演得传神和尽致。

电视剧《红楼梦》的音乐深得小说神韵，气势宏阔，特色独具，艺术感受新颖，广为传唱。电影《红楼梦》的音乐则无法望其项背，且毫无自身特色和独到之处。

大体而言，系列故事片《红楼梦》是一次“吃力不讨好”的失败的尝试，其仅剩的价值意义，只能是对艺术青春的反讽的证明。艺术的青春不在于搬挪、摹仿和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在于如分娩新生儿的独创和突破。

想起延安劲头涤

1=♭B 4/4

廿 深情回忆地

刘宗文 词
白仲谦 曲

(5̣2 - - - 5̣2 - - 5 6545 2421 4̣3 6 - - i 2165 456i
2 6 5 4 32 2 - - -) ‖ 6 2 2 - - 65 6 2 - 4
离 别 延 安
离 别 延 安
56 4 - - 3 26 23 2 - - - 2 5 5 - - 24 32 i - - 6
想 延 安 延 想 起 美 延 名 安
想 延 安
2 6 5 4 32 5 - - - 6 2 6 5 4 32 2 - - - |
天 下 头 传 涤 天 劲 下 头 传 涤。
热烈 有力
(2.2 25 52 5 | 2.2 62 26 2 | 55 61 61 43 | 22 62 26 26 |
行板
22 62 26 26) | 5 - 6 i | 65 43 2 - | i. 6 i2 43 |
摩 发 谷 扬 遍 革 地 命 唤 好 唤 传
2 - - - | 25 5 - 2 | 4 32 i 6 | 5. 2 45 61 |
香 纯 红 党 亲 的 树 恩 树 情 甜 来 又 思
6 - - - | 05 45 6 2 | 4 32 56 5 | 01 61 2 5 |
甜 念 老 改 嫩 革 撑 创 翻 新 行 插 车 建 喝 议 明 艰 苦 灯 奋 烛 斗
i 76 23 2 | 0 6 i 2 | 4 - - 5 | 6 6 5 4 6 |
人 心 里 暖 甜。 哎 哎! 一 革 焕 发 一 青
5 - - 3 | 2. 5 53 2 | 16 i 0 6 | 5 4 5 6 i |
木 春 情 长 意 翅 深 膀, 展 翅 养 育 了 英 雄 上
(25 01 25 01)
5. 6 32 i | 2 - - - ‖ 5. 6 65 2 | 5 - - - ‖
万 飞 万 向 千 前。 飞 向 前。

久演不衰的剧目

欧阳铨

北京大民艺术剧院的《茶馆》演了30年，共演了400多场。

在沈阳话剧团风靡大半个中国的歌舞剧《搭错车》中，郑爽接连700多场成功地扮演主角阿美，创个人连演场次最高纪录。为此，她和剧组都受到文化部的表彰。

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从1957年到文革以前，演出800多场，上座率一直不衰。

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名著改编的喜剧《王子与乞丐》，在日本已公演了上千场。

美国音乐剧《乐器推销员》1957年在美国百老汇首演即引起轰动，之后仅在百老汇就上演了千余场，并登上了欧美一些国家的舞台。美国的另一部音乐剧《异想天开》，60年代初在美国首演后，已旅行过67个国家，仅在纽约一个剧场就创连续上演11160场的纪录。

世界上最长寿的戏剧《老鼠夹》，1987年11月庆祝上演35周年。伦敦西头圣马丁剧院当时的演出，是该剧演出的第14565场。其第一场上演是在1952年11月25日。自那时起，有222名男女演员出现在剧中，观看过演出的有700多万人。

《痛苦的抉择》

法国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

影片讲述了一个被1793年的旺岱内战所分裂的家庭悲剧。

萨维尼安公爵是个善良的科学家。在一个阴冷的雨天，他拾到一个女婴，将其收为养女，取名塞丽娜。赛丽娜长大后，伯爵的儿子奥莱尔和养子达尔甘都爱上了她。塞丽娜在两人之间似乎还未做出选择。

1789年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遍及全国的潮流中，伯爵力图保持中立，达尔甘和塞丽娜参加了共和党。晚一步从美国归来的奥莱尔看到塞丽娜和弟弟相爱心里十分不快，经过一段彷徨之后，他加入了没落贵族和教士领导的朱安党。两党斗争日益残酷尖锐，达尔甘是共和党的小头目，他陷入暴力的狂热之中。政治上的分裂使家庭每一个成员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伯爵和塞丽娜对共和党的血腥镇压无比愤怒从而改变了立场。他俩救出了被俘的奥莱尔。塞丽娜开枪杀死了达尔甘，伯爵则为了保护她和奥莱尔倒在共和党的枪下……

这个原本幸福家庭中的二男一女年轻人带着他们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经历了无法躲避的血雨腥风，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全家人都在命运的驱使下在感情和事业上走到了极端。

这部集中了4位明星，数千名群众演员和大批配角的超级巨片耗资6000万法郎，费时16周。以宏大的场面展现了革命与保皇的搏击，再现了整个一个时代(以法国革命带来的各色帽徽和各种希望为特色的时代)的精神。影片中的达尔甘那潇洒高贵的风度可视作革命的化身，是最为动人心魄的形象。奥莱尔成为朱安党的将军，更多地是出于嫉妒而非出于真正的信念，他象征着生活的快乐。塞丽娜在两个男人之间茫然不知所措，代表着被撕裂的法兰西。伯爵则是影片的灵魂。(冠英)

新片介绍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是谁画的

根据资料记载，建国后悬挂的第一幅毛主席像是从延安来的美术家左辉画的；1953年至1963年悬挂的毛主席像，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张振仕画的；1964年至1976年悬挂的毛主席像，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王国栋画的；1977年至今悬挂的毛主席像，是王国栋的徒弟葛小光画的。

文艺信息

国营群力无线电器材厂工艺美术师李继友绘制的《中国陕西社火脸谱》画册，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该画册共收入了李继友近30年来整理绘制的社火脸谱和马勺脸谱等300余幅。画册除印有精美的图谱外，还附研究论文两篇，首次较系统地论述了陕西社火脸谱的渊源和艺术特点。全书用铜版纸印刷，具有一定历史、学术和艺术价值。　(宋建)

星期天

刊头设计　钱煜明

本版编辑　冯　瑜

谜　语

1、旅顺（成语一）
田鸿牛

2、衣锦还乡（古代作家一）
张砺

上期谜底：玉门关　少林　亚　诗言寺

文化宫

张大千匪窟学诗

张大千是我国近代书画诗文四绝的一代艺术大师。他的画，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的书法，潇洒流畅，遒劲挺拔，别具一格；他的诗文，直追盛唐隆宋，清雄豪宕，恬适醇美，韵味无穷。黄苗子先生回忆说：大千题跋不起稿，也不大改的，常常信手写来，令人拍案叫绝。

张大千的诗文书画修养，绝非一日之功，是从小下了苦功夫的。他是怎样学作诗的呢？说来还是颇具神奇色彩的。

大千十七岁那年，学校放暑假，他和几个同学一起从重庆步行回老家内江，途中不幸被土匪掳去。土匪头目看张大千的字写得好，就逼他当了“黑笔师爷”。所谓“黑笔师爷”，就是给土匪绑票的人家里写信要钱，出告示，管账等。有一次，张大千跟土匪去打家劫舍，抢劫的是一个大户人家。只见土匪们翻箱倒柜地搜索，他却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人对他说：“师爷，你也得动手拿东西呀，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大千看了看，那家人书房里书倒不少，就顺手拿了一部《诗学涵英》，哪晓得又被另一个土匪训了几句，说别的不好抢，怎么抢书？“输”（书）字犯忌的，逼着换别的。他无可奈何再看，墙上挂了四幅“百忍图”，于是顺手取了这幅画，把那一部《诗学涵英》裹起来，一并带走了。

在匪窟里，张大千百无聊赖，就学作诗。《诗学涵英》就是他自修摸索的启蒙书。没事时，就捧着这本书酸味十足地躲在后院里吟哦一番；有时还胡诌几句，竟摇头晃脑地自我陶醉一番。

一天，大千正在后院里吟诗朗诵，突然听见角落那间小房内有人呻吟，他走到窗边张望一下，看见一个带伤的老头子，痛苦万状，有气无力地说：“你这个娃儿还诌什么诗啊，这儿是土匪窝子呢，你还有闲情逸致吟诗，岂不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寻乐！”原来，这个老人是前清中过科举，有过功名的进士老爷，他被土匪绑了票，勒索信寄出了好久，要的银子太多，大概凑不足，不能送来赎人；过了期限不来，土匪就经常打他，给他吃苦头，所以他受了伤在呻吟。大千心想，中过科举的进士老爷，当然诗作得好罗，何不当面求教呢！从此，大千为他求情讨饶，老人教他作诗，真是两全其美。心有灵犀一点通，张大千很快弄清楚什么平仄对仗，作诗就有了进步。张大千胸怀坦荡，豁达豪放，当他誉满艺坛，举世瞩目时，却从不隐讳自己早年在匪窝学诗的事，实在是难能可贵！　(固荐)

野渡　沈培尔　摄

周末摄影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一编室电话：27708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25728转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